

曼儂

在我動身到西班牙去之前約莫六個月的時候，我第一次遇見格利歐騎士。我雖則很少離開我的別墅，但是爲了關心我的孩子的幸福，間或還是作一作短途的旅行，不過我總是特別留意，極力使之縮短。

有一次，我因了她的要求，到羅恩參與諾芒第議會審理的一個案件；那是關於一筆遺產，我因爲外祖父的關係，也有要求承繼之權的。從那裏回來的時候，我道過愛弗留，第一天夜裏就在那裏寄宿；第二天中飯時候，我就到了巴塞，約莫是四五十里的路程。走進這清靜的城市，看見所有的居民都在騷動，我便爲之詫異。他們從各人的家裏蜂擁而

出，向一個小旅店的大門奔聚，緊靠近這大門前面，有兩輛有篷馬車開到了。拖車的馬還沒有卸下駕具，正在因疲乏與炎熱而呼着氣，表示牠們是剛到的。我暫時地停住了，探聽這一場騷動的原由，但是從這些好奇的羣衆口裏簡直得不到一點消息，他們只顧跑過去，不理會我的探問，一味燥急地往那小旅店狂奔，亂作一團。後來有一個警衛兵掛着他那九龍帶，肩上背着一枝馬槍，在門口露面了；於是我便伸手招他過來，請他告訴我這場紛擾的原因。‘沒有什麼，先生’，他說，‘就是一打下賤女人，我和我的伙計們要把她們押到哈弗去，從那兒我們再把她們用船裝到美洲去。這裏面有一兩個還很漂亮；我看也就是因為這個，才引起這些好人的好奇心。’

我聽了這個解釋，已覺滿意，本是應該繼續走我的路了，恰巧有一個老婦人從這小店裏跑出來，兩手互扭着，喊道：‘簡直是野蠻極了啊！——這種樣子真是可怕又可憐呀！’於是我的注意力又被她的喊聲所吸住了。‘這是怎麼講？’我問道。‘啊，先

生，您自己到這裏面去看看吧，’這女人說道，‘您看這種情形是不是叫你心痛呀！’好奇心使我下了馬；我便把我的馬交給這旅店的馬夫，頗吃力的從人羣中擠進去，果然看見一個很令人動憐的情景。

這十二個女子是分成兩排用鍊子在腰間鎖成一起的，其中有一個特別不同的，她那全部的氣度和身材都似乎與她這時候的境況很不相宜，若在別的情形之下，我一定會毫不遲疑地認她是一個名門的閨秀。她那過度的愁容，甚至連她那骯髒的衣服，都無損於她那過人的美貌，因此我初看她一眼，心裏便起了一番敬愛與憐恤相混和的感覺。在那鎖鍊容許她的範圍以內，她盡力掉轉身去，藏起她的面孔，避着觀眾們殘酷的瞪視。她這種躲避人家的視線的動作表現出一種毫不做作的神情，使人看出那惟有從天生的本性的羞恥心才能發出來。

護送這不幸的一羣的六個人都在這屋子裏的時候，我把爲首的一個請到一邊，向他詢問關於這個美女子的來歷。他所能告訴我的都是非常空泛。

‘我們把她從教養所裏帶出來的，’他說道，‘依照警察總監的命令。我想她決不是爲了有什麼正經行爲闖進那裏面去的。我在路上問過她多次；她始終連答都不答我。不過呢，我雖則沒有奉到命令對她比對別人特別一點，可是我還是禁不住要優待優待她，因爲我覺得她比她這些同伴似乎要高一等。那邊那個年青人，’這警衛兵繼續說道，‘他可以把她的不幸的原由告訴你，一定比我說得詳細些。他從巴黎跟着她到這兒來的，差不多沒有一分鐘乾過眼淚。他一定是她的兄弟或是情人。’

我轉臉望着這屋子的一角，那青年人便在那裏坐着。他似乎是沉入了一種深深的幻夢的境界了。我從來不曾見過這樣動人的一個愁苦的寫照。他穿的衣服很樸素；但是一眼望過去就可以看出他是一個身家高貴，受過教育的人。我走近他的時候，他便站起來了，他的眼睛，他的全副面孔，他的一切動作，都表現出一種非常文雅而高貴的神情，使我馬上就起一番不由自主的衝動，情願在我的能力範圍以內給他任何幫助。‘我本不願意在你

這種愁苦的時候來打攪你，’我在他身旁坐下，說道，‘但是你也許會滿足我的願望，告訴我一點關於那個美麗姑娘的事情，她現在不幸弄到這種地步，我看天意應該不是這樣的哩。’

他坦白地回答我說，他要說出她的歷史，便非說明他自己的一切不可，但是他有緊要的原因，自己非隱姓匿名不可。‘但是我可以對你說一句真心話，因為連這些東西都知道了，’他指着那些警衛兵，繼續說道——‘我滿腔熱忱的崇拜她，熱烈專注，到了極點，以致因此使我成了世間最不幸的人。我在巴黎用盡了各種的方法，只想使她恢復自由。請願，巧計，武力——都失敗了。現在無論她到什麼地方去，我總之是決計跟她走——那怕到地角天邊。我要和她一同上船，飄海到美洲去。

‘但是你看這些沒出息的混蛋東西多麼野蠻無人道啊；他們不許我挨近她！我本來準備了在離巴黎十幾里遠近的地方對他們施一次公然的攻擊，因為我用了一筆錢買動了四個人，以為可以仗他們的幫助，取得勝利。但是這些狗才都不敢幹，

留下我一人單槍獨馬去實行我的計劃，拐了我的錢跑了。我一看沒有成功的希望，當然只好放棄我的主意。於是我就請求這些警衛兵允許我跟在他們後面走，並且答應給他們酬報的錢。愛錢的心取得了他們的同意；但是我每次要得到和她接談的允許，總是要給錢才行，所以我的錢袋不久也就空了；現在我已經一個錢都沒有了，他們就非常野蠻地對待我，每逢我想要稍稍接近她的時候，他們就狠心的阻止我。剛才我不管他們的恐嚇，冒險向她走過去，這些人當中就有一個把他的鎗上描準的碼子扳起來了。我現在被他們勒索得無法應付，只好把剛才騎來的那匹倒霉的馬賣掉，打算徒步繼續前進。’

他雖則似乎是心情平靜地敘述這個故事，說完的時候，我却看見他的眼睛裏迸出眼淚來了。這樁事情使我聽了頗為驚異，覺得牠又離奇，又動人。‘我並不勉強你把你的祕密都說給我聽’；我對他說，‘不過我隨便在那一方面若是能夠為你幫點忙，我是很高興盡力的。’‘哎！’他回答說，‘我看絲

毫希望也沒有了。我只好任憑天命，無論牠怎麼殘酷也沒有法子。我要到美洲去：到了那兒，我至少可以自由地和我所愛的她共同生活。我已經寫了一封信給一個朋友，要他寄點錢到哈弗去給我。我惟一的困難就是路程太遠，路上總要給那個可憐人想點辦法使她舒服舒服，’他說到這裏，滿面愁容地望了他的情人一眼。‘好吧！’我對他說，‘我可以解除你這種困難。這兒有一點錢，請你收下：我只覺得抱歉，沒有力量多幫你的忙。’

我給了他四個金路易，不讓警衛兵看見；因為我想他們假使看見他有了這點錢，也許又要提高他們開恩的價錢。我甚至想到要與他們得到一番諒解，好替這年青人請得和他的情人談話的允許，使他在到哈弗去其餘的一段路上不再受他們作難。於是我招手把那頭領請過來，向他提出這個要求。這漢子雖則是慣於厚顏，聽了我的話却似乎有點羞澀的神氣。‘並不是我們不許他和那女子說話，先生，’他用那忸怩的聲調說道，‘不過他要老是和她在一起，這就使我們有點不大方便；我們要

他一點錢，就是因為他弄得這樣麻煩。’‘好吧！’我對他說，‘要多少錢才能使你不覺得麻煩呢？’他大膽地說要兩個金路易。我立刻就給了他。‘不過你要當心，’我對他說，‘不許騙人；我會把我的住址告訴這年青人，他一到那邊就可以寫信給我；你要知道，我不是沒有權力處罰你的。’一共用了我六個金路易。

這不識的少年向我道謝的時候那種文雅的態度和那誠摯的感激神情使我更加堅定了剛才那種觀念，深信他是出身很好，而且是應得我的好意的。我在離開這屋子之前，又對他的情人說了幾句話。她謙遜地回答我，那種溫柔可愛的神態使我一面走出門來的時候，不禁對於女子的不可思議的性格起了無數的念頭。

回到我的別墅以後，我始終不明白這會事的結局；後來還沒有過兩個年頭，這事情已經完全離去我的記憶了，偏巧又於偶然間碰着一個機會使我從頭至尾知道了一切。

我和我的學生口口侯爵從倫敦回來，到了加

來。如果我記的不錯，我們住的是金獅旅館；爲了某種原因，第二天不得不在那裏再住一天一夜。那天下午我在街上走着，忽然好像是看見從前在巴塞遇見的那個青年人。他一身穿得很不像樣子，臉色比我初次看見他的時候蒼白多了。他是剛剛到這城裏的，手裏提着一隻舊行李箱。但是他的臉上還有一種非常可愛的表情，很容易認識出來，因此也就使我的記憶連想到他的面貌了。‘你看那個青年人，’我對侯爵說道；‘我們去找他說話才行。’

隨後他也認出了我是誰，那時候他的快樂真是無法形容。‘呵，先生！’他吻着我的手，喊道，‘那麼我又有了一個機會向你表明我的永遠的感激了！’我問他是從什麼地方來的。他說他剛由海道從美國回到哈弗，登岸不久。‘你好像並不十分寬裕哩，’我對他說；‘到金獅旅館去吧，我就住在那裏；一會兒我就來找你。’

我回到旅館裏，非常性急地要知道他的不幸的遭遇的詳細經過，和他到美洲去了這一次的情形。我對於他表示萬分歡迎，立刻吩咐他們供給他

的一切需要。他沒有等我要求，便把他一生的歷史說起來了。‘先生，’他對我說，‘你的行為真是太慷慨了，我若再對你保持什麼祕密，那實在太卑下，太忘恩負義了。你不僅可以知道我的不幸和我所吃的苦，並且還可以知道我的過錯和那些最不應該的弱點。我準知道，即令是你責備我的時候，你也不會對我不表同情。’

我在這裏要告訴讀者，我這篇故事，差不多是剛聽完就把牠寫了下來；所以關於記述的正確與忠實，讀者是可以相信的。我用了‘忠實’二字，是說關於回憶和情緒的描寫，這年青人說到這些地方，都是用最漂亮的詞句表達出來的。下面就是他的故事，我讓他一直說下去，除了他的話而外，我是一句也不會攙進去的。

## 二

那時候我還只十七歲，正在亞米安結束我所研究的學科；我的父母是屬於皮加得的一等人家之一的，我到亞米安求學就是出於他們的意思。我過的生活非常勤勉，非常有規律，因此先生們都指着我作為其他學生的行為的模範。並不是我特別努力博得這種稱譽，只是我的性格生來就馴良寧靜；我的嗜好引着我專心學業；連我那天生對於惡習所感到的憎惡，先生們也說是足以證明我的長處，極力誇獎我。我的學業的長進，我的身世，還有幾種外表的長處，使得我成為這個城市中的居民大家愛好的一個少年。

我作完宗教實習的時候，大家都一致稱賞，當

地的主教也在場，他便提議要我加入教會服務；我的父母原是打算要我加入馬爾塔教派的，但是主教說，我若依他的提議，一定可以獲得更高的地位。我已經戴上了十字章，而且得到了格利歐騎士的稱號。假期到了，我便準備回家找父親去，那時候，他已經答應過不久送我進研究院了。

我離去亞米安的時候所感到的惟一的憾事就是和一個朋友的別離，他比我大幾歲，我與他時常是彼此非常親密的。我們自幼就是在一起長大的；不過他因為家境不好，家裏要他取得宗教服務的正式資格，所以他必須在亞米安比我多修業若干時日，修完他那神聖的職業所必需的學科。他具有不勝枚舉的好性格。你把我這段歷史聽下去，便可以看出他是具有最好的性格，並且還有一種更可貴的特點，那就是他那友誼的關切和熱忱，連古來最值得贊美的榜樣都不及他。假使那時候我聽從了他的勸告，我一定始終是一個謹慎而幸福的人。後來我的情慾把我拋入那條暗溝裏，當我還在溝沿的時候，他曾責備過我，促我警醒，我倘使及時

回頭，也還可以避免後來那番名利兩空的悲慘的毀滅。然而他是活該要看着他的友誼的勸戒被人忽視的；不，有時候甚至還從我這無情無義的混蛋東西那裏得到輕蔑的報答，因為我常是把他的友愛的行為看作討厭的，多事的。

我已經定了離開亞米安的日期了。哎！我為什麼不定在早一日呀！早一日，我就可以把我的天真無疵無瑕地帶回給我的父親看了。

正在我預計中的起程的前一天晚上，我和我的朋友——他的名字叫作梯伯日——在街上散步的時候，看見亞拉開來的驛車到了，於是我們便跟在牠後面走到這些車子停住的旅店前面。除了好奇而外，沒有別的動機。有幾個女人下了車，馬上就跑進這旅店裏去了。有一個留在後面：她是很年輕的，一個人獨自站在外院裏，同時有一個年紀很大的男子忙着從車上把她的行李搬下來，看去像是照管她的人。我一看便覺得她是特別的美，以致從來不曾想到過兩性間的差異亦不曾以絲毫注意的眼光去看女人的我——一切行為向來受一般人

讚美的我，這時候簡直覺得失却了理智和自制力了。我向來是非常羞澀的，而且很容易慌張；但是這時候却一點也不因這種弱點而發生阻礙，毫不躊躇地向她走去，她，在這一剎那間，已經成為我心中的主宰了。

她雖則比我還年青，却很大方地接受我的逢迎。我問她為什麼事情到亞米安來的，這城裏有沒有她的熟人。她坦然地告訴我說，是她的父母要她到這裏來的，爲的是叫她到尼庵去，試學修養。愛的心理雖則還只發生片刻，却已經大大地加強了我的悟性，所以我一聽她這番說明，馬上就覺到這是我的希望遭了致命的打擊。我對她說話的態度使她立刻就明白我心裏起了什麼念頭；因爲她的經驗是勝過我的。她家裏叫她過尼庵生活，她是不情願的，她的父母的用意，不消說是要想抑制她那追求享樂的慾望；她這種慾望，那時候已經表現得太顯著了，後來終於造成她和我一生所有的不幸。我盡量地憑着我這新生的熱情，運用一個學生的口才，極力找出許多理由，痛駁她的父母的殘酷辦

法。她既不裝出嚴肅的態度，也不裝出含蓄的神氣。她沉默了一會，便對我說，她的不幸的命運會要怎樣，她是看得非常明白的；不過那顯然是天的意思，因為她已經沒有法子挽回了。她的神態之可愛，她說出這些話的時候那種憂愁的表情，或者也許是引我陷入迷途的那種主宰的命運，不容我遲疑瞬刻再回答她。我極力對她說，只要她相信我的忠實，相信我已經被她引起了一種真心的關切，我情願犧牲我的性命，把她救出她的父母的專制強迫，使她得到幸福。我後來想到當時的情景，不知多少次自己都爲之詫異，那時候怎麼會那樣輕易而大膽地說出那種話來；但是愛神如果不是常顯奇蹟，那也就決不能成爲一個神明了。

此外我還說了許多別的懇切而溫柔的話；我這不相識的美人完全明白以我那樣的年齡，決不會說誑話騙她。她誠懇地對我說，我若能找出一種可能的方法，使她有解脫的希望，她一定覺得對於我的好意萬分感激，連她的生命都不足以報答這種恩義。於是我又申明我情願爲她嘗試任何方法；

但是同時我却因爲缺乏經驗，一時想不出怎樣幫她的忙，所以我向她表示的也就沒有超過這種空泛的願望，而這種空泛的願望對於她或我自己都是沒有多大好處的。這時候照應她的那個老人也到我們一處來了，倘不是她的機敏補救了我的笨拙，我的希望也就斷絕了。他走近我們的時候，她便叫我表哥，並且絲毫不現慌張神色地說，她的運氣真好，恰巧在亞米安遇到我，所以她要等第二天早晨才進尼庵去，爲的要歡迎我和她同吃一餐晚飯：她這樣應付過去的時候，我不禁爲之驚訝了。我雖則是個天真的小孩子，她這個詭計的意思我却懂得的；於是我便提議要她在一個和我熟識的旅店主人家裏寄宿這一夜，這人曾給我父親作過多年的車夫，新近才到亞米安來作生易，和我是非常要好的。

我親自領着她到那裏去，那老護神看了似乎有點不大高興；我的朋友梯伯日看見這種情形，也莫明其妙，只好跟在後面，一言不發。我們的談話他沒有聽見，因爲我和我這天使般的愛人談着情